

懷念江良規兄

韋從序

五月七日剛以悵鬱的心情參與綸閣兄（周鴻經）字綸閣曾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兼數學研究所所長）逝世二十週年紀念，轉瞬又是良規兄逝世十週年。午夜夢回，良規的音容笑貌歷歷如在目前。緬懷往事，情緒又亂又集，不禁感嘆萬千。良規和我初次相逢是在民國三十七年。是年秋老友綸閣兄奉命主持母校中央大學校政，約我回母校

任教，抵校之日遇友好談及抗戰和復員往事，無不盛道良規明敏幹練，樂觀負責。民國卅四年，抗戰勝利，政府還都南京。中大的復員工作，名義上由校長任復員委員會主任委員，實際的負責人則為兩位副主任委員。其一為老友胡建人兄，另一則為良規。二人分工合作，良規留在重慶主辦遷校事宜，建人先回南京主持重建校園。據建人說：「中大全體師生和工友眷屬不下二萬人，圖書、設備、行李不下萬餘噸。復員工作於三十五年夏初開始，當年秋間便已順利完成。在整個遷徙過程中，沒有一人遇到意外，沒有一件器材或行李遭受損失，這真是意想不到的奇蹟！」重慶夏日炎熱非常，當時各機關同時辦理復員，交通工具之不易得盡人皆知。據良規自敘：「在校內穿著汗衫辦公，和同事爭吵，向學生詰誡，弄得聲嘶力竭舌敝唇焦。跑各機關要錢要船，跑碼

頭送人登程，則須正其衣冠，打恭作揖，軟硬兼施，不唯煥熱難耐，且往往終日不得一飽。」可謂嘗盡千辛萬苦，若非具有極大服務熱忱，能够享受極大犧牲，再加上非明敏幹練，絕不能達成此項重大任務，而造成奇蹟。年僅而立的良規兄即具有如許卓越的才能和修養，談何容易。

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，我們先後攜眷來臺。我供職台灣省教育廳，住該廳寧波西街廚廁外僅十五席之日式眷舍。良規任教省立師範學院（今為國立師範大學），初因教職員衆多未獲分配宿舍，暫居新竹市郊，一方面可與其二姐王桂英女士接鄰，一方面新竹生活較儉也。良規每週北來講學三日，我與內子歡迎他留宿蝸居之榻榻米上。良規與內子均健談，笑語盈室，常深夜不寢。迨其分得師院宿舍，舉家遷居和平東路，仍時相過從。交往既久，了解日深，以下是我對良規的認知。

一、良規兄天生異稟，秀外慧中。二十歲（實足年齡）異業於國立中央大學，畢業前一年即出任安徽全省運動會裁判，二十五歲即自德國取得博士學位歸，其學業優異，實超越尋常。他能坐而言，亦能起而行。當其為舍下上賓時，一方面教書，一方面應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將軍之聘為

空軍訓練大鵬籃球隊，以領導得宜，卓著成效。大鵬籃球隊之能與非、日球隊鼎立於東亞地區豈偶然哉。公餘之暇則又奮筆疾書，編寫體育原理，彙集球類規則，以宏其推展體育之績效。謂之允文允武，誰曰不宜？

二、良規兄輕財尚義，熱情愛人，喜為戲謔之言，而通達世情。與朋友交，不分老幼多能一見如故。田培林先生較良規年長約廿寒暑，生性耿直，不苟言笑，良規與之相處，融洽愈恆。田先生血壓時高，良規常偕夫人周崇淑女士為其迎醫購藥，守候左右，輒至夜深，自身之健康欠佳不顧也。友人陶振譽兄與良規初無深交，當振譽與其夫人分居後，偶有緩急，常商之良規。四十六年綸閣兄不幸去世，他便慨然承擔其子女教育費用，直到他們完成高等教育。四十七八年間內子體溫偏高久不退，良規仗體力促其住院檢查，一切住院手續均由江夫人代辦，並為預繳住院費。他對於年輕的朋友更是愛護有加。他能積極地鼓勵人培育人；也能消極地原諒人，同情人。魯傳鼎兄為中央大學後期畢業校友，來台後，任職師範學院，因與在校女生交往犯了教育傳統上大忌，因而不容於學校，有人認為傳鼎咎有應得，良規則了解青年男女情感上的困擾，獨予同情，

益勉其再接再厲，而有情人終成美滿眷屬。一位敬仰良規的年輕朋友王小癡說：「他不但能不記人家的缺點，甚至能優容人家的缺點，彌縫人家的缺點。」青年人樂於親近他，又豈偶然哉。



民國五十一年夏江良規博士與夫人周崇淑女士及男女公子合影留念。

三、良規兄自幼立志從事教育，也畢生為教育而努力。他十六歲畢業於上海吳淞水產學校，以成績優異，保送中央大學農學院，却因志在教育寧願放棄保送，考入中大教育學院體育學系。

時外人常稱我國人為東亞病夫，以我推測，可能是他有感於此，蓄意振興體育，增強國人體魄，以雪奇恥。他自中大畢業後，即執教於上海東亞體育專科學校，民國二十八年（時年二十五歲），良規自德學成歸國，即受藍田師範學院之聘，從事培育師資。此後，而母校中大，而國立師範大學，未嘗一日離開教育崗位。正規教育外，他還從事過補習教育和社會教育。來台之初，徐公起兄撥購同安街一棟日式房舍定居，該廠主為一粉絲廠商人，另有一間廠房，須一併出售，於是我們（包括純聲、綸閣、量宇、公起、良規和我）（凌純聲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，郭廷以字量宇，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，年前在美逝世。徐可燁字公起現任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主任）商議集資購買廠房，創辦大同補習班，專收高中畢業而有志投考大學的學生。能者多勞，良規毅然負起主持的責任。他限定每班只收五十人，禮聘台大及台北工專教學認真的教師任教，每課派人點名，有逃學者，即以書面通知其家長。

因而深得家長信任，輾轉傳頌，學生有來自花蓮台東者，嗣以各類型以營利為目的之補習班紛紛設立，即立予停辦，其辦學認真的精神足可見微知著矣。良規對於體育教育之貢獻最大，除於校內培養師資外，更大力推動體育的社會化，組織男女籃球隊。提倡各種比賽，影響所及，蔚為今日自由中國蓬勃的運動風氣。體育之外，良規復提倡音樂，民國四十六年創立遠東音樂社，十年之間經辦各類音樂演奏會計百餘次，而其心臟病第一次發作就是在招待維也納合唱團的宴會上。

音樂可以陶冶人之性情，我國六藝首推禮樂，良規兄之見解能不謂其越超羣倫？而我自由中國迄今尚無一所專事培養音樂人材的學校，歷任教育主管當局，亦曾自慚五中乎？遠東音樂社雖是一個商業組織，却沒有一般商業習氣，每次音樂會均分配有學生票，票價低於成本，而且設法讓學音樂的學生能優先買到。良規對於學生極為愛護，也極受學生的敬愛。潘振球先生是他任教藍田師範學院時的高材生，就十分推崇良規，他認為良規才氣橫溢，具有俠義情懷，教學時非常認真嚴厲，其他時刻則有說有笑，無所不談。良規秉性淳厚，生於宗教家庭，啟蒙於教會學校，故其教育是以愛為本。量宇說他「樂育英才」，我說他「有教無類」。

四、良規兄熱愛國家，五十三年元月以久病之身，不顧醫生嚴重警告，毅然決然自費挈夫人隨行照料為我國參加奧運正名案赴歐活動，一到巴黎，就嘔吐不已，却仍拒絕友人住院治療主張繼續活動；同年十月，奧運會在東京舉行，良規

又不顧一切偕同正名小組赴東京活動，由於他的策畫與奔走，我們正名提案獲得十九位奧會委員連名簽署，雖因蘇聯委員以程序不合反對，未獲正式提出，但良規之表現講異，功不可沒。到東京之後，由於工作過度突發心痛，幾瀕於危，幸賴崇淑夫人立為打針施救，才得平安度過。奧運會後，良規又邀請國際奧會主席布倫達治和若干

奧會委員來華訪問，良規夫婦終熱情招待，益欲爭取同情，為來日爭取正名奠定基礎。良規此種不計自身生命危險，為國家榮譽而堅苦奮鬥的精神，使我益信其具有極大服務熱忱，能够享受極大犧牲，非大勇者不能也。

總之，良規兄秉性淳厚、愛國、愛家、愛朋友，能犧牲小我，成全大我。他有美滿的家庭，

夫人周崇淑女士，溫良恭儉讓，是典型的賢妻良母，毫無內顧之憂，故可行其所欲行，其貢獻於社會國家者，夫人實有與焉。他智慮過人，又常在順境，故大有天下無難事，萬物皆役於我矣之概。從而就難免恃才傲物，視世事如浮雲，導人生於夢幻，不自愛惜其身體，終致英年早逝。為公為私，我能不永懷哀痛乎？

洪承疇軼聞

陳 圖 勳

松山抗清戰敗被擒

洪承疇籍隸福建省南安縣。字亨九。博學多能，明萬曆進士。崇禎帝時，奉敕為勸懲總督。一六四〇年清人大舉攻略錦州，洪承疇馳援，戰敗，退守遼寧錦縣南之松山。一六四一年清兵續進圍攻松山，城破被擒，囚之清營，未即殺害。

美人參湯絕食不死

據傳洪承疇被俘之後，遂即絕食，滴水未進，以冀殉明；但多爾袞知洪才略超羣，欲羅致為清用，乃詳詢洪之左右，洪平日嗜好行為結果。詞悉洪熱愛侍妾，形影相依，言無不從。遂利用美人計，婉請親自洪妾的順治母親，衣洪妾往昔穿之衣裳，顏色式樣，毫無二致，類過囚洪處所門前，而故使洪知。洪於饑餓沉昏中，瞥見美人倏過其門，以為愛妾到來，精神為之一振。於是，喬扮洪妾的順治母親，捧著早先預備好的人參湯，趨前委婉曰：「將軍縱欲殉節，何苦為此折磨自己，喝些飲料，

解解渴吧。」從而溫柔體貼的不斷侍候。不但絕食不死，而且精神好轉，體力日見恢復，洪乃自付：「絕食七天，竟然不死，莫非天意欲余為清朝效力耶？」油然而有求生之念，遂降清焉。「英雄難過美人關。」其斯之謂歟！

入關蕩寇平定江南

洪承疇降清之後，乃隨多爾袞統兵入關，襄贊戎幕，蕩平了李自成等股流寇，奠都北京，協助籌劃朝制禮儀。繼佐多鐸進軍江南；下西安，破揚州，克南京……肅清朝殘餘勢力與政權，據有東南西南各省。為滿清王朝建立不朽之功。官拜武英殿大學士，卒諡文襄。

年邁致任祝嘏趣聞

當洪承疇年邁致仕，退隱家居時，洪子欲為老父舉觴祝壽，以盡孝思。洪堅不接受，再三婉請。乃曰：「若必須為余壽，則壽序必須出自寧化李元仲先生手筆，否則，就毋須多言。」（按：李元仲性拘謹，尚氣節，明亡後，曾建「明一人」寓意之但月樓於泉上，終身不

下樓不履清土，著有寒支集，人皆稱之寒支先生。）因此，洪子只得備贊敬，親自束裝往寄懇託。臨行，洪囑貼身老僕相借，照料少爺起居，並注意一切細節，未可忽視遺漏。

引用李稿大張壽筵

洎洪子主僕到達目的地，當即投刺晉謁，表明來意之後。李氏以洪為貳臣，不恥洪之行為，不屑洪之為人，爰振筆直書，寫下「洪之降清，犯了九十九個該死之道，惟一不該死者，厥為老母在堂。」措詞嚴峻，文情並茂的稿子。洪子閱畢，氣憤填胸，揉而棄之。當由老僕潛予拾藏。洪子離齊後，轉赴汀州府治之長汀，央某名士另撰壽序一篇，攜返南安復命，以呈老父垂察。

洪承疇閱完呈稿，深覺此類歌幼頌德之諛詞，決非出於素重氣節之李元仲手稿，遂詰詢老僕，獲悉經過詳情與李原稿，連忙脫口而出曰：「李稿所言，深獲我心。」於是，即將李文印成壽序，遍請親友，大張壽筵，以示慶祝焉。